

意林
轻文库



绘梦
古风系列
041



西
西
东
东
／著

雁妃



(三) 传奇
逆战

YanFei
ChuanQi San
NiZhan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意林
轻文库



绘梦
古风
系列

041

雁妃
(三) 传奇
逆战

西
西
东
东
著

YanFei
ChuanQi San
NiZhan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虞妃传奇. 3, 逆战 / 西西东东著. -- 长春: 北方
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8.3

(意林·轻文库·绘梦古风系列)

ISBN 978-7-5585-2170-6

I. ①虞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8796号

虞妃传奇(三) 逆战

YANFEI CHUANQI(SAN)NIZHAN

著 者	西西东东
出 版 人	刘 刚
总 策 划	安 雅 张 星
特约策划	师晓晖
责任编辑	吴 强 王 婷 孟健伊
图书统筹	鹿鸣昔
特约编辑	崔馨予
绘 图	天 吟
书籍装帧	胡静梅
美术编辑	刘 静
作家经纪	卢晓凤
开 本	700mm 000mm 1/16
字 数	300千字
印 张	14
版 次	2018年3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印 刷	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出 版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	邮编: 130021
电 话	0431-85678573

定 价 30.0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目录

第十一章 真假余情 001

第十二章 真假离誓 031

第十三章 真假龙凤 061

第十四章 真假恩慕 127

第十五章 真假归离 175

番外 201



第十一章 真假余情





(一) 归岛

从东昭到白子洲，其实只有七日的路程。上次莲玥带着他们在海上航行半个月，其实是因为并未被告知详细且正确的路线。船上的族人们几乎都是迫不及待地回去，因此回程又快了许多，第五日的清晨已经能看到白子洲上等待他们回去的密密麻麻的人群。

船离海岸只剩数十里时，岸上的族人们便在摇旗呐喊欢迎他们归来了。白伶、白芷乐不可支，也在船上不停朝他们挥手。

这样的场景，三年前白穆第一次来到的时候经历过一次。

只是那时她心灰意冷，并不明白他们为何这样高兴，也看不出那些开怀的笑容里饱含了怎样的情意。如今再次亲身经历，却觉得眼眶温热，那些朝他们招手的族人，仿佛雨后的阳光，让人心中溢满希望。

随着船只的停泊，族人们却渐渐安静下来，有些人还在默默抹泪。

慕白的伤，想必所有人都知道了。

白浮屠一人当前，一见船只停住，甲板放下，便一个跃步，几乎是飞奔了过去，见到慕白与白穆便红了眼圈：“我的娘欸，老娘几十年没红过眼了！”

说着她便上前拍了拍慕白的肩膀，大声道：“没关系！就是一只手臂而已嘛，少了一只咱还能做独臂大侠！多霸气的名号！”

白伶、白芷本也是红着眼欲要落泪，一听白浮屠的话，便“扑哧”笑了。

“我的乖女儿哟，没事了没事了，回家了。”白浮屠转而搂住白穆，轻轻拍打她的背。在她看来，男子就得粗着养、蛮着养，耐折腾。女子嘛，自然是要精心地捧在手里哄着惯着才好。

白穆反手抱住她，随即跪下，白浮屠一愣。

“娘，”白穆声色平静，仰起的脸庞在朝阳下熠熠生辉，“此番女儿出行一趟，方知从前是如何不懂事，让娘花了那么多心思，是女儿不孝。”

她在出岛前还想着要向白浮屠坦白和商少君的事情，以免她总催她和慕白成亲。可是这些日子接手白子洲的事务，她才发发现白子洲的眼线遍布五国，白浮屠要想知道她身上发生过什么，根本问都不用问，自有人呈上。

但这三年来，她和慕白对过往只字不提，“成亲”也只是嘴上说说罢了，否则不会一拖便是三年。

他们都在等她从过去里走出来。

“从前是女儿糊涂，深陷往事三年不知自省。”白穆垂下眼睑，再抬眼时，双眸透亮，清冷镇定，双手托出慕白在东昭皇宫给她的“白”氏玉牌，与其说是对着白浮屠，不如说是对着岸上等着他们的一众族人，神色坚定，声音朗朗，“我白穆乃白子洲白氏第九十三代嫡系传人，却到如今才真正明白，白穆身上流的是白氏的血，秉承的是白氏所有的傲人天赋，肩负的是族长之责、数万族人的福祉、白子洲的代代昌盛！从前是白穆愚钝、懦弱又无知，但从今往后，白子洲便是白穆的家，白子洲的族人便是白穆的家人，白穆必竭尽所能，尽族长之职，与诸位同生共死，护白子洲周全！”

这三年来，尽管她在学，学习所有白氏传人都应该学习的东西，但潜意识里，她仍旧觉得白子洲应该由慕白打理。尽管知道慕白并不具备白氏才有的某些天赋，她仍在逃避，逃避自己那些过往的同时，也在逃避自己身上的血统应该承担的责任。

在白子洲的族人眼里，白穆向来是安静少语的，突然说出这样一番话，让所有人都愣住，半晌，不知谁一声大喝：“少夫人好样的！”

“哈哈！少夫人好样的！”族人们纷纷反应过来，都在唤着，“少夫人！少夫人！”白穆微微一笑，转而望向慕白。

今日恰巧，两个人都穿了一身白衣，湛蓝的天空下衣衫摇曳，仿佛随风而动的云朵。他也正望着她笑，干净的眼底噙着朝阳般温暖而夺目的光。

这样四目交接的刹那，四周再次安静下来。

“你可愿随我一道？”白穆仰脸微笑，朝他伸出一只手。

白穆的问话随着海风传入在场每个人的耳中，一瞬间，整个白子洲都沸腾了，各种呐喊声直冲云霄。

“求婚？”

“少夫人求婚啦！”

“少主！”

“少夫人！”

“愿意！”

“少主！”

“愿意！”

“少夫人！”

“愿意！愿意！愿意！”

白浮屠愣在一边，想不到自家柔柔弱弱的女儿竟也会有这样惊人的言行。

慕白只是微笑。

朝阳在她白皙的脸上笼了一层淡粉色，眼底闪烁的潋潋如同海面粼粼波光，眉眼轻扬，嘴角含笑，仿佛轻风骤然有了弧度，流连返转，徘徊缠绵。

他拉她起身，将她的手纳入手心，握住，轻声笑道：“好在我还有一只手，执你之手，共守白头。”

这夜春雨连绵。

陵安依次拨亮了勤政殿内的灯芯，让殿内显得更加明亮些。

商洛偏北，春日已至，寒气未散，商少君却不让点暖炉，灯光若再暗一些，就显得尤为阴冷。

陵安第三次递上御膳房送来的参汤，小心翼翼地端过去，商少君仍旧目不斜视地看着手里的折子。看了看外面越来越沉的天色，陵安不得不在一旁提醒道：“皇上，仔细汤又凉了。”

商少君放下手里的折子，却又拿起了另外一本。但他也只是打开，并未拿朱笔批阅。

傍晚送来的密信，安安静静地放在桌边，陵安扫了一眼，他并不知那信里说了什么，但商少君看过那封信后，便不曾再说过一句话，奏折也只看不批。

“皇上，您还未用晚膳。”陵安轻声道，“要不奴才让御膳房传膳？”

商少君只垂眼看折子。

半晌，陵安又道：“皇上，御花园的梅花应该开了。”

商少君终于放下手里的折子，沉声道：“陵安，出宫走走吧。”

陵安掐指一算，他们似乎有三年不曾在夜晚私下出宫了。他现在还记得宫外的熙攘的人群、繁华的灯火，只是今夜并非十五，且外面正下着雨。但他也没胆子多说什么，连忙去准备从前出宫的那套行头。

虽然不是十五，但毕竟是都城，商铺酒楼关门较晚，陵安跟着商少君，走的是从前常走的路，但三年已过，都城变化颇大，从前的路其实不再是从前的路，路过的铺子也不再是从前的铺子。唯一没有变的似乎只有那家酒楼。

他记得那年中元节，他随着两位主子在这里听说书，那时候商少君花一两个时辰

买回来的面具，现在还挂在勤政殿里间的墙壁上呢。

商少君跨步进去，陵安忙找小二点了几样菜。

这夜酒楼的人并不多，且没有说书先生，但仍旧热闹非凡。陵安稍稍打听了一下，才知晓是都城内一户何姓人家给妻子过生日，请了些亲朋好友到酒楼一聚。

陵安起初还担心商少君会被他们吵到，但看他用着饭菜，面上并未有不耐，也就安静地立在一边。

何生而立之年，一身布衣，显然并非大富之家，但双目有神，面色红润，一说话，嘴角的笑意便蔓延到眼底，不自觉地感染在座的每一个人。

“今日内子生辰，趁机邀各位一聚，各位肯赏脸前来，何某荣幸之至！先干为敬！”何生拿着大碗，率先一碗酒下肚，引来一片叫好声。

“何某十六岁离家，漂泊十四年，而今才终于在商都建家立业，略有小成。”何生又倒了满满一碗酒，“父母养育大恩不敢忘！这第二碗酒，敬阿爹阿娘，二老生我、养我、教我，才有了今日的我，儿子感激不尽！”

何生说着，到了两位老者面前，几乎就要跪下，却被二人泪眼闪闪地扶起。

何生一口将碗中的酒尽数饮下，再倒一碗，举向身侧的中年男子。

“当年弟弟离家，哥哥不惜举家凑出二十两银子给弟弟做盘缠，十八岁那年弟弟重病，多亏嫂嫂日夜照顾，二十五岁哥哥又卖掉家中田地支持弟弟做生意，哥哥嫂嫂的大恩……不言谢！”

中年男子大笑着拍了拍何生的肩膀：“弟弟如此客套作甚？这碗做哥哥的先干了！”

何生与他碰碗共饮，面上的红润愈甚，轻轻拉起身边的女子，眼底的光亮便沾染了雾气一般，柔软下来：“何某十六岁娶妻，十六岁出家门闯荡，十四年来穷迫过，潦倒过，却从未失意过，只因无论冬雷夏雨，富贵贫穷，都有阿芙相伴。”

名唤阿芙的女子面色蓦然一红，笑起来眼角带着细纹，却并未给人沧桑感，只看到满眼的幸福。

“何某上有父慈母爱，左有长兄亲如手足，右有爱妻不离不弃，此生可谓无憾矣！”何生再次举碗，“今日更有各位亲朋好友齐聚一堂，多年来各位的帮助何某铭记于心！来！不醉无归！”

厅中霎时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和掌声，还有拉着何生喝酒的声音。

陵安听着酒楼内的声音越来越嘈杂，还有几坛酒被打破，味道很刺鼻，看了一眼

一言不发安静吃饭的商少君，想着难得皇上有兴致吃饭，不能让这群人给搅了，便打算上前去找酒楼老板，刚刚抬步却被商少君以眼神阻止。

陵安顿住了脚步。

他跟在商少君身边太久，久到只是一个眼神就明白圣意。

他退下，看着商少君把桌上的饭菜吃完，直至厅中的热闹渐渐散去，屋外的细雨越发缠绵，商少君才施施然起身，踱步离开。

回到皇宫，一如既往的清冷。

因着没点暖炉，勤政殿似乎比外头还要冷上几分。陵安一入殿便关上门窗，接着俯身道：“皇上，该歇息了。”

商少君连身上的雨水都未拍下，负手走到桌案边，又坐下开始看奏折。

烛光明明暗暗，他面上却是一成不变的沉静。

“皇上，该歇息了。”陵安再次提醒道。

商少君置若罔闻。

春雨淅沥，敲打在窗檐上沙沙作响，寂夜寥寥，漫长无边。陵安不敢再作声，只望着烛光如豆苗般轻细，殿内的空气却似千钧般凝重。

“陵安。”不知过了多久，窗上已经没有细雨的痕迹，昏黄的烛光愈加暗淡，寂静的勤政殿内才响起了商少君的声音，他微微笑着，浓黑的眸底一片混浊，徐徐道，“朕亦曾有父母慈祥疼爱，有兄弟亲如手足，有爱妻死生不离。只是朕的母亲为了弟弟捏造朕的身世，朕的父亲为了泄恨亲自给朕下毒，朕的弟弟为了皇位置朕于死地，朕心爱的妻子——”

商少君嘴角的笑意更浓，眸子里沉得透不出一丝光亮：“就要另嫁他人了。”



(二) 安定

婚礼定在四月初八，白子洲举岛欢庆，忙碌不已。一是准备婚事，二是准备迎接多年在外的家人。整个岛上喜气洋洋，从早到晚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

向来大大咧咧的白浮屠，难得地在女儿出嫁前期，拉着她说起悄悄话。

“来，娘来给你束发！”白浮屠将白穆按在镜子前面，嘿嘿笑道，“老娘这辈子没给自己梳过几次头，但你的新娘髻可是练了许久！终于要派上用场了！我先来试试手。”

白子洲嫁女儿的规矩，都是母亲亲自为女儿梳髻戴冠，但思及白浮屠平日的作风……白穆望着镜中的她拿起木梳，当真有模有样地替她绾发，微微有些诧异。

“别这么看着我，我盼你回来又盼你出嫁，都多少年了。”白浮屠细致地梳着发，面上是少见的温婉，“你的嫁衣都不用准备了，当年你姥姥替我准备的，都没用上。”

白穆又是一阵诧异，白浮屠甚少主动提及她当年的婚嫁一事。她虽然好奇自己为何在岛外出生，生父是谁，可从来无人提及，她也没问过。

“娘，我爹到底是谁？你为何许誓再不踏出白子洲半步？”这次回来，白穆却觉得母女二人，没什么不可以说的，直接问道。

白浮屠顿了顿，叹了口气才道：“当年我年少轻狂，仗着本事大在五国内玩得风生水起不亦乐乎，后来到了祁国。”

白穆望着镜中的白浮屠。

“有一次刚好碰到个姑娘被人追，我也有点儿侠义心肠嘛，就救下来了。那姑娘拉着我把鼻涕一把泪一把，说是被夫君追。她不过是名小妾，因为夫君喜爱，在府上屡遭迫害，她心里其实有别人，于是决定出逃，结果那位夫君一追千里，偏偏不放手。我见她可怜，当下拍胸脯说我帮她，于是扮成她的模样，被‘夫君’抓了回去。

“那时候年轻嘛，容易糊涂。那人对外铁腕手段，独独对我温柔有加，长得好看，说话声音又好听，一来二去我竟看上他了。”白浮屠眉眼高扬，说起往事跟说书似的。

白穆道：“莫非我就是……”

“是啊，你就是我和他的孩子。”白浮屠撇了撇嘴，道，“我既然喜欢他，就不服气他老把我当另外一个女人。怀了你之后，那些个悲春伤秋的想法就越来越多，终

于有一天跟他坦白了一切。哈哈，你猜怎么着？”

白穆垂眼，不用猜都知道结局并不好，否则白浮屠也不会在混乱中生下她，独自归岛。

“他雷霆大怒，当下都不管我还大着肚子，要杀我们母女啊！”白浮屠哼了一声，“他还不知我会武，没等他一刀下来，我就跑了。后来在破庙里碰到你养父母，抱错了孩子，他又在后头追杀我，啧啧，不辞辛苦从祁国追到商洛。我当时身子弱，也不方便回去找你，就错过了。”

白浮屠笑了笑，二十多年过去，如今想来也真真觉得挺可笑的。自己这样的性子，竟也曾有过那样温柔、那样忧郁的时候，一心一意只想留在那个男人身边。

“不是有人说吗？忘记一个人其实很简单，四个字——不贱，不见。”白浮屠撇嘴道，“我回岛就起了誓，杜绝了任何‘贱’和‘见’的可能性。”

白穆微微一笑，不知她哪里听来的这话，但似乎……还挺有道理。

“所以乖女儿啊，”白浮屠蹲下身子，爱怜地抚着白穆的脸颊，“人年轻的时候，难免会犯些错误，只要不揪着那些错误不放手，大步向前走，再困难、再痛苦，都会走过去的。”

白穆倾身抱住白浮屠，轻声道：“女儿都明白的。”

“小白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别看平时一副什么都淡淡的模样，其实待人处事极有主见，还固执得很，认定的事情绝不会轻言放弃。”白浮屠拍着白穆的肩，嘿嘿笑道，“所以不是我刻意撮合你们。知儿莫若母，当初你们回来，我一看他那个别扭样子就知道他那点心思了。但是乖女儿，我虽然觉得你和他在一起是再好不过，你却不用因为我们的期望才和他在一起……”

“不，娘。”白穆摇头，打断白浮屠的话，“我决定与他一起，并非是左右权衡各方得出来的结论。”

她曾在寂冷的山洞里守着满身是血的那个人，整整两个日夜，看着他的血渐渐干涸，他的气息渐渐消失，他的温度渐渐冷却。

那两个日夜，犹如两世那样长久。

“娘，原来我会害怕。”白穆靠在白浮屠肩头，白浮屠身上有让人安心的气息，白穆絮絮道，“原来慕白死去，不在我身边的话，我会害怕。我曾经以为我再也不会相信一个人，却无意识地相信他，相信他说他不会有事，相信他说不离不弃。我亦曾经以为我再也无法去爱一个人……”

白穆微微一笑：“我不知对慕白的感情是不是爱。毕竟如今的我和从前不一样，我和他的感情，也与从前那段不一样。但是……想着日后能与他共度一生，心下却极为安定。”

静看云起云落，默守花开花败，或许并非所有感情都要轰轰烈烈才是真。

“乖女儿，你能这样想太好了！为娘这颗心也算放下了！”白浮屠大喜，乐呵呵地拍着白穆的肩。

四月到来的时候，白子洲的天气已经如同盛夏。

白穆的身子从前受过寒气，怕冷，白子洲的气候对她是极好的。只是她底子差，又不曾习武，经年顽疾也能根除。因此除了时常服些补药，慕白还让白穆隔几日便去爬一爬后山。

这日烈日炎炎，白穆爬得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，眯眼看前面的慕白，却是两袖清风，丝毫不见燥气。

“阿穆，到那棵树下便可休息。”慕白指着前方不远处的一棵大树，嘴角带着笑意，声色清朗。

白穆并不是第一次爬这座山头，那棵树看着近，其实要七弯八拐绕来绕去才到得了。她看着慕白所在的方向，又往上登了几步，再抬头，慕白离她更远了。

若是从前，她大抵会咬牙直到慕白所说的那棵树下才松口气，但此刻她莫名心下一躁，蹲下身子道：“不爬了！”

“阿穆……”

“走不动了。”白穆垂着脑袋嘀咕道。

她昨日才爬过一遍这座山，晚上被白浮屠抓去试了一次新娘髻和新娘妆，子时才歇下，今日一早又一一见过陆续回岛的族人，还未休息片刻就来爬山，腿都是软的。

“前方并不远。”慕白笑道。

“走不动了。”

不管，反正就是走不动了。

慕白一声低笑，走到她身前，背对她蹲下：“那我背你吧。”

“好。”白穆毫不犹豫地搂住他的脖子，蹭到他身上。

阳光依旧明媚，咸湿的海风吹过山头，带来阵阵清新的草木香。尽管只有一只手，慕白却将白穆扶得很稳，白穆只是紧紧地搂住他，靠在他肩头，穿过海风的阳光便似探入心底，随着身下人轻盈的脚步越来越清朗。

“慕白，再过三日，你就要‘嫁’给我了。”白穆打趣笑道。

白子洲若出女子，必是招婿入赘，日后孩子姓“白”以正血统。

“是。”慕白显然也心情极好，拉长了尾音，“日后背你一辈子。”

白穆不由得展颜，阳光下面颊粉俏，双眸闪亮，转目望着慕白的侧脸。半个月来他的气色比之前好了许多，已与从前无异，常常眉眼带笑，偶尔还拿她开开玩笑。

白穆没想到慕白竟一气将她背上了山头，海风更加清爽，大海蔚蓝无边，只看得人心旷神怡。她踮起脚摸了摸慕白的额头，一片净凉的触感，他竟当真不觉得累，不会流汗的。

慕白笑着替她拭汗：“你若专心养好身体，日后我也教你修习内功。”

白穆双眼一亮，正要答话，眼风扫到平静的海面上出现一艘船，明黄色的旗帜迎风招展，分外显眼。

“慕白，你看那艘船……旗帜上的是个什么字？”白穆眉头微蹙，盯着远方。

慕白转身，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良久，才沉声道：“商。”

这头白伶四处寻慕白和白穆，听到白芷说二人上后山了，不得不找到了白浮屠，急道：“夫人，海面上又发现了陌生船只！挂着明黄色的‘商’字旗帜，恐怕是商洛皇族！是否要命人击退？”

白浮屠正优哉游哉地摆弄白穆的凤冠，闻言抬头，眉梢一扬：“商洛皇族？商少君？”

白伶还未答话，白浮屠“叮当”一声放下手里的凤冠，一脚跷到长凳上，擦鼻大嚷：

“击什么？给我带进来！今天要让他竖着出我白子洲，老娘就不姓白！”

(三) 交锋

白伶虽不曾了解白穆的过往，但当年慕白是从皇宫救她出来，如今二人婚期将至，海面就出现商洛皇族的船只，猜也猜得到少许。白伶领了白浮屠的命出去，却见慕白与白穆已经在海岸边，岸边还停着一艘船。

“你真不要我去？”白穆拉着慕白的手，眉头微蹙。

从前，碰到什么困难，慕白从来都是让她自行解决。如今商洛的船只来，虽然不知船上到底是谁，可是十有八九是冲着她来的。

“我相信你已决意放下，亦相信你若出面，能很好地解决此事。”慕白眼底含笑，反握住白穆的手，“但有些事情，该是我这个夫君来挡着。”

白穆心头微微一动，慕白又道：“你可信我？”

白穆坚定点头。

“那回去等我。”慕白轻轻将白穆揽入怀里，轻轻一抱便转身离去。

阳光下，慕白背影挺拔，面对外人常见的漠然气息随着海风阵阵飘来，白穆紧了紧身上的披风，转身离去。

是的，她相信他。她很庆幸还有这样一个人让她不由自主地去相信。

白子洲的船只，表面看来与外来船只无异，实则有自己特殊的标记。慕白并未带太多人登船，算上白伶、白芷也就十个人。

商洛的船只似乎也早有准备，见他们靠近，停了下来，一人大喝道：“商洛圣驾在此，无意冒犯白子洲，只请慕公子出面一见！”

慕白正好从船舱内出现，带着白伶、白芷，并未多言便翻身到了另外一艘船上。船上的商洛军极为防备地上前将三人包围，白伶喝道：“不是说要见我们少主吗？你们商洛便是拿刀剑待客的？”

陵安出来时正好这一声冷喝落地，他打量了三人一眼，习惯性地躬身道：“慕公子，里面请。”

一旁的商洛军见此，微微放松，退后了两步。

慕白目不斜视地入了船舱。

外表看来这船不大，里舱却尤为宽敞，布置奢华，应有尽有。白伶一眼便扫见矮